

第四十章 娘娘有喜

薛靜姝一吐完就覺得舒服了些，彷彿堵在胸口的東西都被她吐了出去。她見皇帝眼中罕見的有些驚慌，不由動容，忙說道：「我沒事，陛下不必擔心。」皇帝緊抿薄唇，不曾說話，臉上一片肅容。

薛靜姝又說：「許是中午吃壞了東西，現在吐完，已經舒服多了。」

皇帝還是不說話，腳下動作不停。

薛靜姝只好靠進他懷裡，小聲說道：「我下次再也不亂吃東西了，曜哥哥，你別生氣。」

皇帝看了她一眼，說：「與皇后無關，是我疏忽了，這幾日皇后精神怠倦，就該引起重視，讓太醫來看看。」

薛靜姝點點頭，說：「以後都聽陛下的，陛下說請太醫，就請太醫。不過，我現在確實覺得好多了，陛下莫要擔憂，放我下來自己走吧，一路抱過去，會將陛下累壞的。」

「不必，」皇帝說：「皇后的重量，我還能夠應付。」

薛靜姝只得由他。

皇帝將她抱回煙波送爽殿，薛靜姝剛躺下，張太醫就匆匆趕來了。

他正要跪下行禮，皇帝擺擺手，「先給皇后看看。」

張太醫跪了一半又起身。

薛靜姝躺在床上，床帳放下，只露出一隻手在外頭。

張太醫診了許久的脈，沉吟不語，好一會兒才說道：「請娘娘換一隻手。」

薛靜姝便把另一隻手伸出來，這一次診脈又是許久。

皇帝背著手，眉心緊皺，在殿裡來回踱步。

所有的宮人都戰戰兢兢的侍立在一旁，不敢發出一點聲響，內殿裡寂靜無聲，時間突然變得難熬起來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張太醫終於起身，對皇帝行了一禮，「恭喜陛下、娘娘，娘娘有喜了。」

皇帝邁出去的步伐停在半空中，整個人僵在那裡。

薛靜姝也怔了一下，低頭呆呆的看著自己平坦的小腹。

德祿先反應過來，帶頭道：「恭喜陛下，恭喜娘娘！」

所有的宮人這才忙跟著一同跪下，齊聲賀喜。

皇帝站在那裡一動不動，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。

張太醫心中一個咯噔，陡然打起了鼓。陛下這個反應，莫不是不希望皇后娘娘懷上身孕？可是前幾次陛下召他問話的時候，分明不是這個意思。

薛靜姝忽然捂著嘴巴乾嘔了一聲。

皇帝立刻回神，幾個大步竄到床邊，掀開床帳，「曼曼覺得如何？」

薛靜姝擦了擦眼角的淚花，搖頭說道：「沒什麼事，讓陛下擔心了。」

皇帝握住她的手輕輕捏了捏，又轉頭問張太醫，「皇后懷孕了，可是怎麼會噁心嘔吐？這幾日又一直昏昏欲睡，精神疲憊，是不是身體上還有別的隱情？」

張太醫忙說：「按脈象來看，娘娘的身孕方才一個月，因此不易察覺，唯有平常一些症狀可以加以判斷。每人體質不同，有些婦人懷了孕就如常人一般，沒有任何症狀；有些婦人懷孕之後便會食慾不振，精神困乏，噁心嘔吐，情緒多變，不過等到孕期三個月之後，這些症狀都會自動消失。娘娘如今的情況是正常反應，陛下不必擔心。」

皇帝皺著眉頭，「有沒有什麼法子可以延緩一二？皇后體弱，怎麼禁得住如此折騰。」

張太醫恭敬道：「陛下不知，婦人懷孕之後，因腹中胎兒嬌弱，除了安胎藥以外，其餘藥物最好少沾，所謂是藥三分毒，便是這個道理。」

皇帝眉頭皺得更緊，「沒有別的法子了嗎？」

薛靜姝見張太醫為難，忙說：「陛下，天底下那麼多婦人懷孕都是這樣過來的，我的身體經陛下調理，早已和常人差不多，別人能受的，我自然也能受的，陛下莫要為難太醫了。」

張太醫對皇后娘娘的善解人意感激不已，再想想陛下平日問的那些刁鑽問題，心中幾乎要老淚縱橫。

他又道：「臣回去之後，與太醫院諸位同僚商討一番，以期能得出幾個性和溫補的藥膳方子，為陛下與娘娘分憂。」

皇帝這才點了點頭，說：「你回去之後，將皇后孕期禁忌列出來，明日呈給朕。」

「是。」張太醫行了一禮，迫不及待地退下。

太皇太后腳程慢，此時才趕過來，急急問道：「姝兒怎麼了？」

皇帝說：「皇祖母不必著急，皇后有孕了。」

太皇太后先是一愣，又是一喜，嘴裡念了好幾句阿彌陀佛，擦了擦眼角，走過來握著薛靜姝的手，歎道：「方才可把我嚇到了，幸好是個天大的好消息。好孩子，妳現在難不難受？」

薛靜姝搖搖頭，說：「讓皇祖母擔心了，我方才吐過一回，如今已經好多了。」

太皇太后說道：「懷孕之人就是這樣，這些日子妳想吃什麼、想喝什麼，都不要忍著，不管什麼時候，不管是不是用膳的時間，儘管吩咐御膳房的人去做就是了，懷孕的人最禁不住餓。不過，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，一會兒我讓人吩咐御膳房，那些東西可不能端到皇后面前來。」

薛靜姝一點頭。

太皇太后交代過她，又好好的敲打了一番殿裡伺候的人，讓她們都上點心，最後道：「我去給你們皇祖父和父皇上炷香，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。」說完滿臉含笑的走了。

皇帝送她出門，回頭問薛靜姝，「皇后可是餓了？」

薛靜姝搖搖頭，「現在吃不下。」

皇帝便擺擺手，讓伺候的人都退下。

殿裡終於只剩下他們兩人，兩人對視許久，都不曾說話。

皇帝伸出手，將薛靜姝抱來自己懷中，輕輕拍了拍她的背。

薛靜姝眨了眨眼睛，現在才有些驚奇和不敢相信，「陛下，我懷孕了。」

皇帝輕輕點頭，「是，我和曼曼有孩子了。」

薛靜姝低頭摸著自己的小腹，「他現在在我肚子裡，小小的一團，看不見摸不著。陛下你說，我這幾天犯困噁心，是不是因為他在提醒我們？」

皇帝裹住她的手掌，跟她一起撫摸著小腹，「若是如此，是我不夠細心，沒有察覺到他的提示。」

薛靜姝彎起嘴角輕笑，「他就在我肚子裡，我都不知道，陛下又怎麼能知道呢？」

皇帝親了親她的額頭，沒說話。

薛靜姝此時興奮得很，對於腹中的小生命有著滿心的好奇，她又問：「陛下，你說這是個小皇子還是個小公主呢？」

皇帝說：「都好，若是為公主，最好長得與曼曼一樣。」

「那如果是位皇子呢？」

「也長得跟曼曼一樣。」

薛靜姝笑道：「若是皇子，就該如陛下這般英武，才不辜負他身為陛下的孩子。」

皇帝點點頭，「曼曼說了算。」

薛靜姝卻斜了他一眼，「都是我說了算，難道陛下就什麼都不用想了嗎？」

皇帝沉默了一下，不知道方才還笑吟吟的皇后，怎麼立刻就變臉了。

他想起張之穹之前說過孕婦情緒多變，心裡不知該說他是料事如神還是烏鴉嘴，他想了想便道：「曼曼想的，便是我想的。」

薛靜姝這才滿意，又低頭輕撫著自己的小腹。

因皇后有孕，整個夏宮上下俱是一片喜氣洋洋，不管這些人是真高興還是假高興，至少表面上每一個人都是笑呵呵的。

薛靜姝與皇帝用過晚膳，一同在花園裡走了一會兒她就犯困了，便返回煙波送爽殿，洗漱之後準備安置。

這幾日薛靜姝疲乏，皇帝已有數日不曾與她親近，今日得知皇后有孕了，心中一塊石頭已經放下，便又來了興致。

他入了內殿，見皇后已經裹在被子裡，便將她拉出來困在自己懷中，雙手在她身上四處遊走。

薛靜姝卻一把推開他，以往她推皇帝都是半推半就，未必是真心要拒絕的，今天卻毫不遲疑，推開之後就將自己裹在被子裡。

皇帝看著自己空蕩蕩的懷抱，愣了一下，「曼曼怎麼了？」

薛靜姝說道：「這話該由我問陛下才是，我如今有了身孕，腹中的娃娃又小，哪禁得起陛下折騰？」

皇帝從未想過有了身孕跟不能行房會牽連在一塊，他試圖說服薛靜姝，「張之穹不曾說過這個禁忌，說明應當無礙。」

薛靜姝搖搖頭，說：「張太醫還未將各類禁忌呈上來，請陛下先忍一忍吧。」

皇帝自覺已經忍了好幾天了，今天又高興，有點不能忍。
他翻身而起，披上外衣步出內殿，讓德祿立刻去把張之穹叫來。
他要當著皇后的面問一問張之穹，好將皇后的歪理反駁回去，否則以後十個月都不能碰皇后，他得忍成什麼樣子？！

張太醫今夜當值，就在宮內，半夜裡被人請來，又叫皇帝的問題問得冷汗直冒，好不容易得以退下，腿已經軟了。

他走後，皇帝獨自坐在外殿，許久沒說話。

德祿輕手輕腳地上前，小聲請示道：「陛下，是否該安置了？」

皇帝緩緩的轉過眼珠子，一動不動的盯著他。

德祿被他看得脊背發涼，低頭反省自己是否哪裡說錯了。

皇帝幽幽地歎了口氣，竟十分的惆悵迷茫。

德祿跟在皇帝身邊十餘年，見過他內斂克制的隱忍，也見過他殺伐果斷的冷酷，何時曾見過他如深宮怨婦般的幽怨？他雖然站在那兒不曾動，可是小腿肚已經驚悚地在打顫了。

皇帝自言自語，「婦人之事，怎麼似乎比安邦治國還難些？」

德祿聽出他並非在問自己，因此只是低低垂著頭。

皇帝又長長的歎了口氣。

德祿心中暗暗叫苦，難道今夜就要這樣心驚膽戰的陪陛下站一宿嗎？不知他這條老命，能否見到明日的晨光？他正想著，就聽內殿裡傳來娘娘輕柔的嗓音——

「陛下怎麼還不安置？」

皇帝立刻不歎氣了，站起來進了內殿。

德祿鬆了好大一口氣，掏出帕子擦了擦額頭上的冷汗。

多虧了有娘娘呀！他再一次認識到，這世上除了娘娘，恐怕再沒有能克陛下之人了。

薛靜姝倚靠在床頭，掀開床帳往外看，昏黃的燭光映照在她身上，暈出一個朦朧柔和的光影。

皇帝見了她，心頭那些惆悵煩惱立時都不見了，三個月就三個月吧，反正只是不能與皇后行房事，又不是不能抱著她。

他上前問道：「曼曼怎麼還沒入睡？」

薛靜姝道：「已經醒了一次了。陛下方才出去做什麼？」

皇帝含糊道：「只是突然想起還有一點正事沒處理，現在已經解決了。時辰不早了，曼曼快睡吧。」

他脫下外衣上了床榻，小心地將薛靜姝摟過來靠在自己懷中。

薛靜姝找到一個舒適的位置，很快又睡過去。

皇帝看了她一會兒，又轉頭盯著床頂，三個月啊……

第四十一章 心思單純的表妹

皇后有孕的事不曾隱瞞，第二日。該知道的人便都知道了，不少夫人遞了牌子進宮，要與皇后道喜。

太皇太后以皇后如今月分尚淺，需要靜養為由，全都反駁了。

薛靜姝得以繼續清靜。

不過，當沈安茜來求見的時候，她還是見了。

僅僅才隔了一日，沈安茜看著就憔悴了許多，面色發白，嘴唇也沒有什麼血色。她一進來就跪在薛靜姝面前，著急地解釋道：「娘娘，我昨天真的沒有做什麼，請您相信我。」

薛靜姝連忙讓人扶她起來，對於這位沈姑娘，她雖說不上十分的投緣喜歡，可也不曾厭惡。

她雖然心儀皇帝，但從未做什麼出格的、讓人反感的事，薛靜姝自問無法刻意去刁難她，況且，昨天的事確實不是她的錯。

沈安茜坐在繡墩上，眼淚啪嗒啪嗒的往下掉，眼眶微腫，眼角通紅，「昨夜我回到府中，我娘狠狠訓斥了我一頓，讓我今日跪在煙波送爽殿前面給娘娘賠罪。可是我不知娘娘是否要出門，怕擋了您的道，請娘娘給我指個沒人的角落，我在那兒跪著。」

薛靜姝聽了她的話，卻想得比她多。

永平郡主沈安茜跪在煙波送爽殿前面，恐怕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給她賠禮這樣簡單。

她這殿前人來人往，若讓人瞧見她罰了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在那跪著，還不知要怎麼想她，不外乎是皇后仗著自己懷了身孕就蠻橫狠毒、肆意刁難。

再者，她懷了身孕，在別人眼中就不能再伺候皇帝，此時讓皇帝看見一個淚漣漣的柔弱美人兒，還能不上心？

她想，若永平郡主真的是抱著這樣的心思，那這一招可謂是一石二鳥。

不過永平郡主大約沒想到女兒心思這樣單純善良，還怕跪在殿前擋了她的道，要她給自己指一處偏僻無人的角落受罰。

薛靜姝心中不由感歎，永平郡主那樣的母親，竟然生得出這樣剔透乾淨的女兒來。她見沈安茜還在抹眼淚珠子，便安慰道：「昨日的事，確實與妳無關，是我孕期的正常反應，不是妳的過錯，更不必讓妳受罰。而且說起來昨日還是陛下太過衝動，讓妳受了傷，我替陛下給妳賠個不是。」

沈安茜連忙擺手搖頭，「不不不，娘娘，安茜不敢。」

薛靜姝笑了笑，說：「有什麼不敢的，若一會兒陛下下來了，我還得跟他澄清妳的清白。」

哪知沈安茜聽了這話，臉色立刻更加蒼白，驚恐問道：「陛下要來？」

薛靜姝察覺出一點不對，趕緊說道：「陛下現在正在早朝，不會過來，妳放心吧。」

沈安茜這才稍稍安了心，但還是一副驚魂未定的模樣。

薛靜姝看在眼裡，心中暗想，莫不是昨日皇帝的舉動將這位沈姑娘嚇壞了，怎麼她如今一聽說皇帝就如遇見了洪水猛獸一般的恐慌？

她又問道：「傷口請大夫看過了嗎？」

沈安茜輕輕點頭，小聲道：「只是一點小傷，多謝娘娘關心。」

薛靜姝讓人將太醫院獻上的藥拿來，遞給她，「這藥膏是太醫院配的，能夠生肌止血，去疤除痕。妳拿去每日早晚塗一次，一個月後應當就沒有痕跡了。」

沈安茜連忙雙手接過謝了恩。

薛靜姝想了想，也再無別的話可說，本打算要她退下，但又忽然想起那一日永平郡主說的，沈安茜小時候與皇帝的一段交情，心中有幾分好奇，便問道：「那日聽妳母親說，小時候妳常跟在陛下身後表哥表哥的叫，怎麼如今這樣怕他？」

沈安茜小心翼翼的看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其實，我與陛下也沒有母親說的那麼熟悉，因為那時候的六表哥都不怎麼理我。我自小就笨，跟著娘進宮的時候，別的表哥表姊都欺負我、嘲笑我，有一次我偷偷躲在李子樹下哭，六表哥突然從樹上跳下來，給了我一顆李子，六表哥雖然都不理人，但是從來不會欺負我，可是現在……」

她說著說著，又害怕地抖了一下。

薛靜姝聽後不免無言，看來這姑娘確實是膽小，小時候被人欺負怕了，難得見到一個不欺負她的表哥，就心心念念跟前跟後，結果沒想到表哥長大了，竟這樣凶神惡煞。

她心裡想，陛下這一次看來是將人家小姑娘的膽子都給嚇破了，難怪她一聽到皇帝二字就怕得臉都白了。

薛靜姝從她嘴裡聽說了當年的事，心中對這表哥表妹的最後一絲芥蒂也消失了。她看沈安茜在這裡戰戰兢兢，如坐針氈，眼睛時不時就往門口瞧，似乎生怕皇帝突然就進來，心裡有幾分好笑，又有幾分憐惜，不想她再在這裡受煎熬，就讓兩名女官陪著她一起去太皇太后宮裡了。

中午皇帝過來陪薛靜姝用午膳。

因她有孕，桌上的食譜發生了極大的變化，一些寒性熱性的食物都被撤下了，全換成了性溫的，口味也較之前清淡許多。

薛靜姝吃了小半碗飯，胃又有些不舒服，便放下碗筷，等著這一陣難受勁過去。皇帝見了也放下筷子，叫宮人奉上清茶，遞給薛靜姝。

薛靜姝漱了口，對皇帝道：「我沒事，陛下用膳吧，不必管我。」

皇帝擰著眉頭，說：「從前不知婦人懷孕竟這樣辛苦，早知道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薛靜姝好笑問道：「早知道如何？早知道陛下就不讓我懷孕了嗎？」不讓皇后懷孕，似乎不可能，對於一名女子而言，若無法生育，恐怕世人的眼光就要讓她受不了，而若這名女子還身居皇后之位，那就不僅僅只是別人的眼光怎麼看這樣簡單了。

皇帝想了想，只好說：「早知道就晚一些讓皇后受孕，若等到冬日，天氣涼快了，皇后應當能夠舒適一些。」

「這種事還能等？」薛靜姝反問他，「陛下難道是要我喝避子湯？」

皇帝搖頭說：「我聽聞那避子湯對女子傷害極大，皇后又體弱，怎麼受的住？改日讓太醫院的人將方子改改，看對男子是否適用，以後我來喝。」

薛靜姝不過隨口一問，見他說得這樣認真，又處處為自己著想，心中不由很是感動。不過她隨即想起自己現在的情況，便說：「現在用不上了，我已經有了身孕，不必再叫人研究那避子湯了。」

皇帝看了她一眼，一本正經道：「如今皇后有孕，自然用不上，等皇后出了月子，恐怕就不夠用了。」

薛靜姝哭笑不得，她現在腹中胎兒才不過剛一個月，皇帝就想著她出了月子之後的事情了，而且還說什麼不夠用，他難道是準備到時候，一次將這整個孕期中的一份全部補回來嗎？

過了幾日，薛靜姝的孕吐不但沒有得到緩解，反而更加嚴重起來，幾乎已經到了吃什麼吐什麼的地步。

她入宮這段日子養起來的肉日漸往下掉，臉蛋一日比一日清瘦。

太醫院對此束手無策，只能儘量研究一些滋補的湯湯水水，好歹讓皇后娘娘補充些體力。

皇帝的臉色越發難看，連著兩三日狠狠的發落犯了錯的大臣。

一時間，朝堂上與夏宮裡人人自危，戰戰兢兢，唯恐出一點紕漏。

薛靜姝身邊的宮人也著急得很，柳兒在御膳房泡了好幾日，就想做出點什麼讓她家小姐能夠吃下去。

這一日，她又做了一道烏梅陳皮粥獻上來。

那粥嘗起來酸酸的，有些微甜，倒是意外的爽口開胃，薛靜姝吃了有小半碗，而且過了半刻鐘都不曾吐出來。

柳兒鬆了好大一口氣，她實在是怕了，看著小姐一日日瘦下去，看起來比當初在山上還孱弱些，似乎一陣風就能把她刮跑，令人心疼不已。

薛靜姝漱過口，指著面前的繡墩讓她坐下，安慰她道：「陛下和你們都太著急了，我雖瘦了些，可自己覺得精神還不錯，太醫也沒說有哪裡不妥的，過了這一陣就好了。」

柳兒說：「娘娘這些日子都沒吃下多少東西，怎麼會好？我看著都替娘娘覺得餓。」

薛靜姝只好笑道：「可我真的沒什麼大礙，不必這樣草木皆兵。」

柳兒點點頭，心裡卻在思量著，還能給她家小姐做什麼好吃的。

薛靜姝又說：「上一次遇見的安親王那個侍衛，妳後來還見過他嗎？」

柳兒搖搖頭，「沒見過，我也不曾留意。」這段日子，她全部的心力都在小姐身上了，哪還有餘力管別的事情？

薛靜姝說：「我之前請陛下探查過。那名侍衛是十來年前安親王的外祖收留的孤兒，教會了他武藝之後，就讓他到安親王身邊當差。」

「那侍衛不是本地人，是別處來的流民，父母在路上都病亡了，聽說原本有個妹

妹，後來也走散了，只剩他一個。柳兒，我看他的身世與妳哥哥倒有多處重合，時間也對得上，妳要不要當面問問他？」

柳兒沉默許久，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不必了，就算他是我哥哥，可父母已經去世，我又知道他還好好活著，這就夠了。」

她沒說的是，如今她是皇后娘娘身邊的貼身女官，而那名侍衛若真的是她哥哥，卻在安親王身邊當差，若讓有心人知道了，不知會有什麼舉動。

況且，她對那安親王沒有什麼好感，本就覺得他是個好色之徒，這兩次在夏宮裡偶爾遇見，又總覺得他似乎特意湊到小姐面前來，對他就更加不喜了，她怕若認了這個哥哥，要給小姐惹來麻煩，索性就不認。

反正她當年被父母遺棄，和親人間的親緣早就斷了，如今得知唯一的親人活得好好的，那就夠了，沒必要特意去認親。

薛靜姝見狀又說道：「那妳好好想想，若什麼時候想要見見他，就來與我說，我替妳安排。」

柳兒點頭應下。

這兩日因薛靜姝吐得厲害，太皇太后便免了她的請安，還每日打發宮女過問她的情况。

今日薛靜姝舒服了些，又有好幾日不曾出門，就讓人抬著軟轎去太皇太后宮中請安。

太皇太后見了她，拉著她的手問了好一陣，又止不住心疼的道：「瘦了瘦了，臉上的肉都快沒了。」

薛靜姝輕笑，「我聽太醫說，過了這頭幾個月，之後食量就會大增，肉也長得快，到時候我成了個胖子，皇祖母可別嫌我。」

太皇太后嘆道：「我只怕妳不夠胖，胖些才好，看著有福氣。現在這些年輕姑娘啣，不知道都在想些什麼，整日裡把自己整得跟個瘦竹竿一樣，妳說，那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薛靜姝笑了笑，「小姑娘都愛俏呢。」

「依我看，一點都不俏，還是圓圓潤潤的，看著又福氣又好看。對了，這幾天小四兒可曾進宮求見妳？」

薛靜姝搖搖頭說：「已有一陣子不見沈姑娘了，怎麼，她也沒來皇祖母這裡？」

太皇太后搖頭歎了口氣，說：「這姑娘家呀，太天真太死心眼也不好。想必妳也知道，小四兒從前對皇帝有幾分情意，源頭只是因皇帝給了她一顆酸李子，就讓她心心念念的記了這麼久，那天皇帝不是把她摔開了嗎，她現在怕了皇帝，倒不念他了。」

「可妳不知，她那天摔倒在水榭裡，也是趕巧了，正好小潘進宮來給我請平安脈，遇見她摔傷，就替她把傷口包紮了。隔了幾日，小潘再來我宮裡，恰好小四兒也在，兩人遇上了，我看小四兒那表現，該是又對小潘上了心。」

「她那性格，在一般的官宦人家裡日子也不好過，我就想著把她配給小潘也不錯。他們江湖之人無拘無束，也沒有那麼多規矩，可誰知妾有情郎無意，我那天

讓小四兒躲在屏風後，問了小潘的意向，那傻小子卻一心一意只要找第一美人。

「小四兒那天哭著出了宮，之後就再沒來了，我怕召她進宮也是惹她傷心，就一直沒宣她，也不知這幾日緩過來了沒有。」

薛靜姝聽得也有些感慨，挺好的一位小姑娘，境遇卻這樣坎坷，原本心儀皇帝，皇帝連她是誰都不記得，後來心儀神醫潘濟，結果潘濟又只要第一美人。

她問太皇太后，「皇祖母準備怎麼辦？」

太皇太后無奈道：「還能怎麼辦，只能再相看相看，給她找個合適的人家，總不能真讓她被她娘給耽誤了。姝兒，妳也替我留意留意。」

「是。」薛靜姝應下。

第四十二章 陛下請反省

晚上的時候，薛靜姝又沒有胃口，只喝了些湯就飽了。

不知是不是受她影響，皇帝這些日子的胃口也大減，吃的還不及之前的一半。

他皺眉盯著皇后的肚子，薛靜姝卻擔憂的看著他說：「陛下這些日子是不是太過勞累了，怎麼食量一下減了這麼多？」

皇帝搖搖頭，「我無事，皇后莫要憂心。」

他起身扶著薛靜姝往內殿走，親自給她沐浴，又替她梳頭洗漱，彷彿是對待一件瓷娃娃一般小心翼翼，完全不假他人之手。

薛靜姝投桃報李，也替他搓背，搓著搓著，皇帝突然回身，一把抱住她。

薛靜姝雖然有些意外，卻絲毫沒有抗拒，輕輕摸了摸他的頭髮，說：「陛下不要擔心，我好著呢，今日還去皇祖母宮中坐了坐。張太醫每日來請脈，都說我身體無礙，我自己也覺得身子沒問題。」

皇帝將頭擱在她肩上，小聲說：「真想不生了。」

薛靜姝輕輕笑了笑，「陛下莫要孩子氣，天底下婦女生育，哪個不是這樣走過來的？我比她們幸運了何止千萬倍，有陛下心疼我，又有皇祖母憐惜，太醫院的太醫任我差遣，御膳房源源不斷的奉上新奇吃食，就為了讓我多吃一口。」

「我已經是這天底下最幸運的人，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？況且，我真心的期待著我和陛下的孩子，希望他能早日來到這世上。」

皇帝的大掌覆上她的小腹，緩緩摩挲著，「他這樣頑皮折騰妳，等他出來，我必定要好好收拾他！」

薛靜姝輕輕拍了他一下，嗔道：「陛下整日收拾這個、收拾那個，如今連自己的孩子也要收拾了嗎？他不過豆丁那樣大，知道什麼？我看，最該收拾的是陛下自己。」

皇帝便有些鬱悶，說：「他還沒出來，曼曼就已經這樣替他說話了，等他生下來了，曼曼心中可還會有我的地位？」

薛靜姝點點他掛著水珠的胸膛，含笑看他，「陛下現在連自己的孩子都要比一比爭一爭了嗎？嗯？曜哥哥？」

她的尾音輕輕上挑，似一把小鉤子，在皇帝心裡癢癢的勾了一下。

皇帝立刻握住她的手指，放到嘴邊親了一口，說：「曼曼可別點火。」

薛靜姝並不怕他，她已經知道懷孕頭三個月皇帝不能碰她之事，因此指著這滿池子的水笑道：「就算是點了火我也不怕，這麼多水，難道還滅不了陛下的火？」皇帝勾住她的細腰，將她的身體貼在自己胸口上，讓她感受自己的變化，「曼曼看看，這火滅了嗎？」

薛靜姝到底不如他臉皮厚，察覺到下面抵著自己的東西，臉就有些紅了，推開他準備上岸，「陛下自己滅吧。」

哪知皇帝卻不讓她走，將她牢牢禁錮，低頭在她耳旁說道：「曼曼可知，滅火，不只那一種法子。」

灼熱的氣息噴在薛靜姝頸邊，她忽然覺得有些不妙，難道陛下又有了什麼新的手段？

薛靜姝察覺到危險，強自鎮定道：「陛下說什麼呢？水快涼了，該上去了。」

皇帝點點頭，同意道：「確實該上去了，在水中行事多有不便。」他說完，不給薛靜姝再說話的機會，扶著她踏出浴池。

一上岸，薛靜姝就拿了軟布巾將自己裹起來，警惕的盯著他。

皇帝慢條斯理地擦乾淨身體，又緩緩裹上外袍，彷彿不準備做壞事的模樣。

薛靜姝見他這樣，心中疑惑，難道皇帝方才的話，只是嚇唬嚇唬她？

皇帝打理好自己，看著她小心翼翼的模樣，嘴角輕輕勾了勾，上前一把將她打橫抱起，步出浴室。

薛靜姝一被放到床上，立刻就滾進被褥中去。

皇帝也不去拉她，坐在床頭問道：「曼曼可知滅火的其他法子是什麼？」

薛靜姝謹慎道：「我不如陛下博學，自然不知。」

皇帝說：「曼曼謬讚了，我也不過是這兩日才知曉。」他脫下外袍上了床榻，拉過薛靜姝的手在自己掌中捏了捏。

薛靜姝不明所以，疑惑的看著他。

皇帝點點她的手心，說：「皇后這雙手，除了寫字取物，應當還有別的妙用。」

薛靜姝拒絕去思考到底還有什麼用途，一個勁地想將手抽回來。

皇帝並不阻攔，看她將手收回去，也跟著躺下來，掀開薛靜姝的被子，鑽進她的被窩中，兩人身上衣衫單薄，在同一個被窩裡緊緊靠在一塊，幾乎可以說是肌膚相貼。

皇帝摸索一番，找到薛靜姝的手，拉著往下伸去，薛靜姝面紅耳赤地抵抗著他的力道，她現在已經有些猜到皇帝打算用她的手做什麼了。

皇帝湊過去，在她唇上親了一口，說：「曼曼方才點火時膽子可大了，怎麼如今這般怯懦？」

薛靜姝後悔不已，她方才點火的時候可沒打算自己滅火的呀！況且，她怎麼知道皇帝這樣不經撩撥，一點就著。

她的力道不及皇帝三分，被他拉扯著碰上一個熾熱的物體，立即臊得閉上了眼，不敢去看他，自欺欺人的把自己那隻手當做別人的，任它被皇帝牽著動作。

皇帝又親了親她，呼吸略有些粗重，「曼曼身上的妙處，可不只一雙手。」他俯

身在薛靜姝耳旁說了幾個字。

薛靜姝睜開一雙蘊含著水氣的眼睛瞪著他，「陛下從哪裡學來這些、這些——」斯文如她，簡直想不出一個詞來形容皇帝所說的事。

皇帝嘴角微微勾著，含笑不語。

第二日清晨，宮人們驚奇地發現，陛下的臉色竟比前幾日好了些，而娘娘則一臉憔悴，宮裡的人都是成了精的，見了這場景，腦中不由浮想聯翩。

薛靜姝一整日都沒給皇帝一個好臉色，但皇帝絲毫不介意，午膳晚膳都準時來報到，給手酸的皇后伺候用膳，殷勤不已。

又過了幾日，薛靜姝終於吐得不那麼劇烈，每日裡多少能吃下些東西了，而且食慾看著見長，皇帝的心情跟著好起來，朝堂上的大臣們心驚膽戰了這些日子，如今方敢喘上一口大氣。

柳兒見她家小姐終於吃的下東西，更是一天三趟的往御膳房跑，正餐點心湯湯水水，有什麼好吃的都堆到薛靜姝面前。

這一日，她如往常一般匆匆提著食盒往煙波送爽殿走，卻沒看見遠處的一棵樹上，有個人影一直盯著後宮的方向，直到看不見她的身影，才藉著樹蔭的掩飾悄悄離開。

在那人走後，更遠的另一棵樹上也有個人影如鬼魅一般隨之離去，綴在那人身後。厲東君如鷹眼般盯著前頭那個人，不遠不近的跟著，等到兩個人都出了夏宮，他才一個縱身，從天而降落在那人身前，嘴裡叼了根野草，漫不經心問：「你是哪路的？」

柳毅心中一凜，謹慎道：「閣下是？」

厲東君用舌頭撥弄著野草，將之從左邊撥到右邊，「你別管我是誰，我問你，剛才盯著誰看呢？」

他的語氣神態似乎是对面前的人不屑一顧，柳毅被他激起了性子，說道：「我盯著自家妹子，難道還要跟閣下彙報？」

厲東君眯起眼睛看他，一口吐掉嘴裡的野草，「你家妹子？你是哪根草，在這裡胡亂認妹子，經過我的同意了嗎？」

柳毅看出他來者不善，也不多說，拉開陣勢衝了上去。

厲東君哼了一聲，慢吞吞撩起衣袖，「自不量力，老子今天讓你知道花兒為什麼這樣紅，別人家的花，你也敢惦記！」

宮外的這場混戰，宮裡的人自然是不知道的，薛靜姝這兩日感覺好了些，也終於有了精神來追究一些事情。

她把皇帝跟前的一個小內監喊來，得知皇帝在與大臣商議朝政，便讓人扶著她往皇帝的寢宮走去。

她回想著皇帝那天說的，他也是最近才知曉那些惱人的手段，心中分析了一番，覺得皇帝不外乎是從什麼人或者是從什麼書上學來的。

什麼人應該不至於，在她印象裡，皇帝從不曾與誰親近些，什麼書的可能性更大。因皇帝時常在她耳旁提起話本，她準備去皇帝的寢宮突擊一番，看看皇帝整日裡

看的到底是哪些話本。

寢宮的人沒料到皇后娘娘會突然駕臨，薛靜姝又命他們不許去給皇帝傳話，他們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娘娘入了陛下的寢宮。

皇帝的寢宮比薛靜姝的煙波送爽殿更加大氣簡潔，佈置得也十分簡單俐落。

薛靜姝直奔那一排書架，上頭的書猛地一眼看過去都是治國之道、山川圖志之類，瞧著很正經，不過，她仔細地一本本看過去，果真發現這些正經的書裡參雜著那麼一兩本不太合宜的書目。

她抽出一本名為《閨房記事》的書，剛翻開第一頁，就如被火燙了一般立刻將它合上。

原來這書的頭一頁，竟然畫了一副男女合歡之圖。

薛靜姝一見那圖就想起大婚之前蘇姑姑要她看的那些春宮畫，她緩了好一會兒才又把那書拿起來，一下子翻過兩三頁，見後面都是文字，沒有圖畫，才鬆了口氣，接著凝神去看那些字，越看越疑惑，因為這話本的內容並沒有什麼出格之處，不過是說一個閨閣小姐去寺廟裡上香，祈求姻緣而已。

她不由懷疑是不是自己太過草木皆兵，可是第一頁上的那副圖總不會騙人，她便又按捺著性子繼續往下看。

前頭皇帝剛和大臣商議完正事，德祿忙上前說道：「陛下，娘娘如今正在您的寢宮裡呢。」

皇帝聽了，問他，「怎麼不把皇后請來？」

德祿見皇帝沒聽明白他話中的意思，急得乾脆直說道：「娘娘在看陛下那些話本呢！」

皇帝立刻站起來，臉色有些微妙，匆匆往寢宮走去。

他進了寢宮，見伺候的人都在外頭候著，唯有皇后獨自在裡頭，低著頭不知道在看什麼，皇帝清了清嗓子。

薛靜姝立刻受驚一般，轉過頭看著他，臉上還有幾絲緋紅。

皇帝眼尖，一眼看見她手上的那本話本，神情有些尷尬。

薛靜姝將那話本拍在桌上，面紅耳赤，不知是羞的還是氣的，「陛下整日裡就是看這些東西嗎？」

這話本前頭內容還是正常的，可是等後來寺廟裡的和尚請那位小姐去禪房之後，就陡然下流起來了，裡頭不但手段百出，竟還有、竟還有……三四個人一起的……

薛靜姝從來不知道，原來文字也可以組成那樣一副汙穢不堪的畫面。

皇帝看她神色難看，有些心虛，試圖解釋道：「其實我……沒怎麼看。」

薛靜姝立刻反問：「沒怎麼看的意思還是看了的，是不是？陛下怎麼能看這種東西？！」

皇帝慢慢走上前，看她沒什麼反應，又靠近了一些，試探著去牽她的手，見沒被甩開，鬆了口氣，正色道：「曼曼信不信我？我每日裡不過抽空看了兩三頁，從不因這事耽誤朝政，況且我的本意是想學學男女之間的相處之道，並不是為了那

些事。若曼曼不信，可叫德祿來問話。」

薛靜姝盯著他的眼睛看，皇帝也回視她，不閃不躲。

許久後，薛靜姝輕輕點頭，說：「我信陛下，不過這些書陛下可不能再看了，我要將之銷毀，不知陛下肯不肯？」

皇帝點頭，「自然都依曼曼的。」

他即刻就叫人端了火盆來，將書架上所有的話本取下，丟進火盆裡。

薛靜姝這才點了點頭，說：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不過，已經做下的事卻無法消弭，陛下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這段日子，請陛下獨自在寢宮反省吧。」

寢宮中的人不明所以，就見皇后娘娘匆匆而來，又急急而去，之後原本臉色已經雲開月明的陛下又變得烏雲密布，伺候的人莫不暗暗叫苦，有幾個機靈的，偷偷跑去煙波送爽殿打聽消息，卻也打聽不出原委，只得了一句話：娘娘不許陛下近日內再踏入煙波送爽殿一步。

聽聞的人莫不咋舌，這娘娘的膽子也太大了些，從來只聽聞後宮的主子們翹首企盼陛下臨幸的，卻沒有聽說有人將陛下拒之門外。

還是說，實際上是娘娘犯下什麼錯誤，惹了陛下生氣，陛下不願再去娘娘宮中，娘娘卻不想讓人知道她觸怒聖顏，恐怕失寵，才放出這樣的消息來擾亂視聽？

一些人越想越覺得這個猜測更有可能，因此，某些原本就因皇后懷孕而抱有別樣想法的人，心思更加活絡起來，蠢蠢欲動。

第四十三章 皇后終於失寵

宮外一處別院，厲東君剛打完一場架，神清氣爽的回府。

他師弟潘濟正捧著個藥罐子坐在臺階中央，有一下沒有一下的杵著藥，雙眼盯著天空發呆。

厲東君大步走進來，一腳把他撥到旁邊去，「別擋道。」

潘濟差點摔了一跤，手中的藥罐子溜出去，手忙腳亂才接住，他不由叫嚷道：「師兄，你就不能對我溫柔點？！」

厲東君拿起桌上的茶壺大口大口灌水，聽聞這話，眼神都不施捨一個給他。

潘濟慢吞吞站起來，走進屋子，等他看清厲東君的臉，立刻瞪大雙眼，稀奇道：「誰把你的嘴角打腫了，他還活著嗎？」

厲東君哼了一聲，「留他一條小命。」

潘濟幽幽歎了口氣，「粗魯，粗魯，整天打打殺殺，莽夫所為。」

厲東君斜了他一眼，「娘們嘰嘰，聒噪。」

潘濟跳腳，「我可是真正的大老爺們！還有姑娘喜歡我呢！」

厲東君不鹹不淡道：「那姑娘是不是眼神不太好？可憐。」

潘濟一張白臉急得通紅，「師兄，你別亂說！」

「呵。」厲東君落下這一句，推開他往後院走，邊走邊脫身上的衣服，丟了一地都是。

潘濟跟在他身後，認命地一件一件撿起來，又絮絮叨叨道：「師兄你說怎麼辦，我竟然把一個姑娘惹哭了，這麼不憐香惜玉的事，竟是我做的，我怎麼能夠做這種事情？」

後院迴廊下放著一個碩大的水缸子，厲東君抄起水缸邊的木桶，打了一桶冷水就往自己頭上澆。

潘濟看得直搖頭，「粗魯，太粗魯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師兄，你快給我想個主意呀！」厲東君抹了把臉，不耐煩道：「那你就做點讓她不哭的事。」

潘濟皺著眉頭，苦惱地說：「太皇太后想把她許給我，要是想讓她不哭，我就得娶了她，可是，我從三歲的時候就立志要娶天下第一美人，如果娶了她，我的美人怎麼辦？」

「那就別娶，讓她哭。」

「可是我怎麼能讓一個女孩子哭呢？那可是女孩子啊！唉，太英俊瀟灑，太讓人喜歡，也是個苦惱，這種煩惱師兄你是不會懂的。」

厲東君回身看他，冷冷道：「這個煩惱我是不懂，不過我有個法子，可以讓你永遠沒有這種煩惱，你要不要試試，包你一勞永逸。」

潘濟看著他刀子一樣的眼神，打了個寒顫，忙賠笑道：「不麻煩師兄了，您繼續、繼續……」

他一溜煙又跑到前頭臺階上坐著，望著天空出神，時不時自言自語，一會兒說：「我怎麼能讓一個女孩子哭？」一會兒又說：「可是我要的是天下第一美人呀！」十分煩惱的樣子。

帝后分開安置的消息，第二天，大多數人就都知道了。

從前，就連皇后月事時皇帝都還固執的要歇在棲鳳宮，如今卻分開了，而且又是在皇后懷了身孕、無法服侍皇帝的敏感時期，便由不得人不多想。

就是太皇太后也在薛靜姝去請安的時候問了一句，「妳和皇帝，是不是鬧了彆扭？」

薛靜姝搖搖頭，含笑說道：「皇祖母放心，我與陛下並未出什麼問題。」

但她的笑看在太皇太后眼中卻有別的解讀，太皇太后不由在心裡歎了口氣，都說帝王無情，她原本看皇帝和薛靜姝兩人感情很好，根本容不下外人，還在心中稀奇感歎，哪想現在皇后才有了身孕不久，兩人就分房了，恐怕是皇帝心裡有了別的想法吧。

男人啊，都是這樣，見一個愛一個，那些能夠一心一意善待自己妻子的，實在是鳳毛麟角，打著燈籠也找不著一個半個。

但她又不能在薛靜姝面前說皇帝什麼，況且說了也沒有用，只得安慰她道：「別多想，妳貴為皇后，本就是天底下最尊貴的女子，如今又有了身孕，更是貴不可及，不管是誰來，都越不過妳去。」

薛靜姝聽了這話便是一怔，待看清太皇太后眼中的安撫與憐惜，立時就明白了她

的意思，不由好笑，想要解釋，卻又無從說起，況且，恐怕她說得再多，只要皇帝一日沒歇在她那裡，太皇太后也是不信的，不如不說，以後他們就都知道了。太皇太后看她不說話，便認為她是默認了，憐惜之意更甚，似乎是為了彌補，也是為了安撫，下旨賞賜了薛靜姝許多東西，她又特意交代薛靜姝身邊的人要更加用心伺候，絕不能出一點差錯、有一絲怠慢，否則她絕不輕饒。

從太皇太后宮中出來，薛靜姝順著花園小道慢慢散步，途經一座涼亭，卻見有個明黃的身影坐在裡頭，她腳下一頓，正想著是要進去還是要離開時，就見德祿急匆匆的跑出來，到了她面前，恭敬地行了一個禮。

「娘娘，陛下請您去亭子裡坐一坐。」

薛靜姝思索著沒說話。

德祿默默擦了擦額上的汗，又說：「娘娘，陛下一下朝就在這裡等著呢。」

薛靜姝想了想，這才緩緩地抬步走過去。

德祿又擦了擦汗，鬆了一口氣，命人都在涼亭外候著，不許進去打擾帝后。

薛靜姝步入涼亭，在鋪了錦墊的石凳上坐下，看著皇帝，「陛下怎麼會在此處？」

皇帝說：「曼曼昨日要我獨自在寢宮反省，不許踏入煙波送爽殿，我今日在這裡等候，不算違背了曼曼的話，是不是？」

「陛下說的不錯，」薛靜姝點了點頭，卻又問道：「陛下已經處理完朝政了？」

皇帝說：「曼曼莫要擔心，不會耽誤正事。曼曼今日覺得如何？早膳用了多少？昨夜睡得可安穩？」

薛靜姝點點頭，「一切都好，多謝陛下惦記。」

皇帝看著她，薛靜姝也靜靜的回視他，兩人都不說話。

過了一會兒，皇帝先開口，「曼曼就算要罰我，也該給我個期限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肯寬恕我？」

薛靜姝想了想，問皇帝：「那些話本，陛下看了多久？」

皇帝謹慎問道：「曼曼指的是昨日書架上那些？」

薛靜姝並未多想，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皇帝暗暗鬆了口氣，之前那些話本已經被他燒掉了，書架上那些是來了夏宮之後才置辦的，而真正到他手上不過四五日，他照實說道：「五日。」

薛靜姝說：「那便請陛下反省五日，五日之後，一切照常。」

皇帝試圖讓她通融一些，「平日裡，可否允我去曼曼宮中陪妳用膳？」

薛靜姝堅定地搖了搖頭，她知道，若讓皇帝入了她宮裡，被他軟磨硬泡一番，自己說不定就堅守不住了。

這一次，得讓皇帝留個深刻的印象，不然每次與他置氣，最後都不了了之，恐怕皇帝會越發不在意。

皇帝無奈，只得又問：「那若在花園中偶遇，應當不算犯規？」

薛靜姝看了他一眼，輕笑道：「只要陛下別因此耽誤了朝政，否則，罪加一等。」

皇帝配合地拱了拱手，「是，謹遵娘娘懿旨。」

此後四五日，薛靜姝在花園中任意一個位置都有可能與皇帝偶遇，不過皇帝好歹

還有些分寸，每日裡只遇那麼一次，不然，皇后又該說他荒廢朝政了。這幾日裡，皇帝都不曾踏入煙波送爽殿一步，這個消息在夏宮內外乃至整個京城都掀起軒然大波。

所有人都在心裡想，皇后這一回怕是失寵了，皇帝如今還願意見她，多半是因她肚子裡還懷了龍種，否則怎麼解釋這幾日皇帝一步都不願踏入皇后寢宮？有人在著急，在擔憂，但更多的人是在欣喜雀躍。

自二月份入宮，足足霸佔了皇帝數月之久的皇后，終於失寵了！那些等待的人，總算看到了一絲曙光。

這一日上午，薛靜姝如往常一般，處理完宮中一些瑣事之後，準備小睡一會兒，卻有宮人來傳話，承恩公府五姑娘求見，薛靜姝讓人傳她進來。

薛靜婉似乎是一路趕來的，臉上熱得通紅，額頭掛著汗珠，頭髮也有幾絲凌亂。薛靜姝叫人端水來給她淨面，又重新梳了髮髻，一切收拾妥當之後才坐定說話。薛靜婉一口氣喝完一杯酸梅湯，抬頭見三姊姊直直看著自己，才覺得有幾分不好意思，抹了抹嘴角，小聲說道：「早上帶的水很快就喝完了，一路又沒有遇上店家，所以……」

薛靜姝笑了笑，叫宮人又給她端了一杯，說：「慢慢喝，別噎到了。這樣熱的天，妳怎麼跑這麼遠？」

薛靜婉原本端著第二杯酸梅湯小口小口地喝著，聽見這話，動作停了一下，抬頭看了看她，小心翼翼道：「三姊姊，最近妳和皇上是不是……」

薛靜姝微微挑了挑眉頭，「怎麼？妳在京中聽說了什麼？」

她知道宮裡有人在傳她與皇帝不和睦的消息，卻不知外頭到底傳成了什麼樣子，能讓薛靜婉在這種天氣裡，匆匆趕了幾十里路來見她。

薛靜婉咬著唇，似乎是顧慮她的心情，遲疑著不願意說。

薛靜姝道：「我人在宮中，外頭的消息一點都聽不見，妳若再不和我說，我都不知還能夠從哪裡得知了。」

薛靜婉這才咬了咬牙，道：「京城裡都在傳陛下不喜歡三姊姊了，所以這些日子才一直不曾留宿姊姊宮裡，還說、還說……陛下馬上就要選新人進宮了，等有了新人，三姊姊更會受冷落。」

薛靜姝聽了倒沒什麼反應，因為她知道這些不過都是別人憑空臆想，與事實沒有任何相符之處。

薛靜婉看她毫無反應，以為被自己說中了傷心事，眼眶頓時紅了起來，哽咽道：「三姊姊，妳別難過……娘要我來勸勸妳，讓妳想想法子挽回陛下的心，可是我覺得，陛下不喜歡妳就不喜歡，咱們也不喜歡他了，好不好？才不要去求他，三姊姊才不要去求別人的喜歡。」

薛靜姝略微驚訝的看著她，既感動於她為自己的不平，可看她通紅的眼眶，又覺得有些好笑。

她站起身，慢慢走到薛靜婉面前，用帕子給她擦了眼淚，笑著說道：「傻姑娘，妳哭什麼？」

「嗚嗚嗚嗚……」薛靜婉乾脆哭出了聲，「三姊姊，妳別難過……」

薛靜姝哭笑不得，哄了半天才把她哄好，「外面那些都是別人瞎傳的，我和陛下好著呢，這些日子，是我不讓他來我宮裡，要他獨自反省，不是外人說的那樣。」

薛靜婉抽泣著打了個嗝，淚眼汪汪道：「真的嗎？」

薛靜姝反問她，「我什麼時候騙過妳？倒是妳，再過兩個月就要出嫁的人了，還說哭鼻子就哭鼻子，比六妹妹還孩子氣，當心六妹妹和七妹妹知道了笑話。」

薛靜婉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擦乾淨淚珠子，又抬起來確認道：「三姊姊，妳真的沒騙我，陛下真的沒有不喜歡妳嗎？」

薛靜姝又緩緩坐回自己位子上，道：「沒騙妳，妳要是不信，一會兒午膳，我去把陛下請來，妳當面問問他。」

薛靜婉連忙搖頭，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信了。」

薛靜姝好笑道：「瞧把妳嚇的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陛下是什麼洪水猛獸呢。」

薛靜婉小聲嘀咕，「陛下不是洪水猛獸，可是看著比洪水猛獸還嚇人，那麼冷冷的一張臉，也就三姊姊不怕。」

薛靜姝聽了微微一愣。不久之前，她也是與薛靜婉一樣的想法，覺得皇帝那張臉，看著又冷又威嚴，又不近人情。

可不知什麼時候起，她已經能夠肆意的和皇帝說笑，甚至還敢燒他的話本，將他阻攔在宮殿之外。這些事，若是初入宮的時候，她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
薛靜婉又說：「娘聽了這些消息，著急得很，本來她是要和我一起來的，可是昨日大伯母和四姊姊說了些風涼話，說三姊姊失寵了，以後爹做不做得成承恩公還是個問題。娘氣不過，正好天氣又熱，她就中暑了，今日只能在家裡休息，這才讓我一個人來。」

薛靜姝微微皺眉，問道：「母親的身體怎麼樣了？」

「大夫說沒有什麼大礙，休息兩日就好了。」

薛靜姝點了點頭。她記得小時候大房二房之間的摩擦就不斷，可秦氏從來都是淡然處之的，怎麼如今年紀大了，氣性反倒也跟著大起來？

那些跳梁小丑，左右也鬧騰不出什麼，更何況大房如今是完完全全失勢了，也就只能嘴上說一兩句酸話而已，隨他們去就是，別把他們的話放在心上，別因此有任何不愉快的舉動，才是對他們最好的反擊，何必為了他們把自己氣到病倒了。還是說，因為如今與從前的地位變化，讓秦氏的心境也發生了改變，聽不得一句不好的話？

薛靜姝暗暗搖了搖頭，將這些事拋到一旁。

時間臨近中午，薛靜姝留薛靜婉下來用膳，可薛靜婉連連推脫，生怕一會兒便跟皇帝撞上，怎麼也不肯，這就起身準備回京。

薛靜姝只好下令，讓人給她備一架更大的馬車，馬車上放了冰，還有兩個食盒、兩個水囊，讓她不至於在路上熱了或是餓了。

送走薛靜婉，便有宮人上前請示是否要傳膳，薛靜姝派了個小內監去外廷，請皇帝過來共進午膳。

這些日子，雖說兩人每日都在花園見面，可說到底還是她冷落了皇帝，即便這一切可以說是皇帝咎由自取，但是，該軟和的時候，她不介意主動軟和一些。

Crescent